Transcribed by Dang Xiayin, June 2015

（封面）

三朵梅花

三多梅花

目 录

序

1.宴会厅上 9.虎口拨（Korrektur拔）牙

2.三朵梅花 10.得而复始（Korrektur失）

3.欲擒孤（Korrektur故）纵 11.一具女尸

4.凡亚和米娜 12.你被捕了

5.表哥和表姐 13.审问室里

6.凡亚请客 14.书记一家

7.米娜请客 15.决战

8.接受任务 16.胜利

尾声

人 物

谢处长： 重庆公安处处长 40岁

沈处长： 广州公安处处长 40余岁

小燕： 广州公安处报告员 19岁

小李： 广州公安处 公安员

小张： 广州公安处 公安员

刘刚： 广州交易会付(Korrektur副）会长 40余岁

余书记： 广州205号兵工厂党支部 36岁

（第0页） 序

银白色的月光休息了一天，从广阔的地平线上升起，给北京的夜空奌（kurzzeichen点）缀得异常美丽，繁星里奌披着月光，象一座银湖安静地躺着抒利的月光给市中心的铁跨（路）上带紧的大闹钟披上了一层白沙。

当，清脆的钟声划破了夜晚的安静，向远传送，这时闹钟的时针指向零上（点）三十分，分情同时几乎是同一时间的国务院办公室，电报室的门口和大钟的响声同时打开了，一位建(Korrektur健）美的姑娘拿着一份电报走了进来。宽敞的办公室里，周恩来总理正坐在沙发上，就着明光的灯光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一本书。看到此情景姑娘的脚步放的很轻很轻，但总理还是知道有人进来了，抬起头用慈祥的目光看着姑娘，姑娘走到了总理身边，轻声地说：“郭得洁女士被害了，（”）说这时，姑娘把电报递（第1页）给了总理。

看完电报，总理双眉紧销(Korrektur皱），感到问题严重，他想了一下，合上毛主席著作，对姑娘说（：“）小刘马上向广州公安处发电报（。”）说完正（迈）着矫建的步伐来回踱步，小刘的影子也不见了。

（第2页） 一. 宴会厅上

广州——我们伟大祖国的门户，在文化大革命急(Korrektur疾）风暴雨中的冲刷中，社会主义的面貌日新月异，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市百货公司大楼，已经长时间停止营业，经人们一番精心装饰，以革命的姿态，迎接一九七六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

一列列奔腾的列车运来了举不胜举的样品，一架架展翅的银摩送来了五洲的无数贵宾。即将开幕的时候，广州市委和交易会办公室，同时收到了中共发来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春，奋不顾身归国回来的李宗仁夫妇前往广州参加交易会的开幕式，这个消息象春风一样，吹遍了广洲(Korrektur州）大地，广洲人民为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而受感动，为迎接贵宾来临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美丽的城市洋益(Korrektur溢）着有欢乐的气分(Korrektur氛），一排排红旗迎风招展，巨大的建筑物上，掛(Korrektur挂）着巨福（Korrektur幅）标语，机场上飘扬着五星红旗，数千人的欢迎队伍，载歌载午(Korrektur舞），当李宗仁夫妇的飞机徐徐降落时，机场上欢声雷动，掌声不绝，整个机场沸腾起来，热（第3页）烈的欢呼声，震空穿云，悦耳的歌声回荡在机场上空，飞机在飞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安全地着落在暴风般的掌声中的白云机场。

广州省负责同志，王道进、黄世海等同志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拥抱，天真烂漫的儿童捧起花圈，高呼“欢迎，欢迎”，女青年在乐声中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李宗仁夫妇热泪盈眶，不断地挥动双手亲切地敬意。陈列的商品琳琅蒲（满）目，来客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五光彩色的商品。李宗仁夫妇很喜欢自己国家具有历史文明，看那精美的技术雕刻简直是巧夺天工，李宗仁夫妇越看越高兴，深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高兴。

晚上，广交会在市百货公司举行大宴会，热情地接待了各国来宾，庞大的宴会，万里灯光辉煌，愉快地笑声彼起此复，山珍海味散出了诱人的香气，流行的郁香沁人心肺，四十多岁的低矮胖子广州交易会付(Korrektur副）会长刘刚眯逢着两只大大的眼睛，红光浮面，亲切地向贵宾们一一敬酒，“干杯，干杯”，你呼我应。

宴会沉浸在换了的海洋之中，刘刚举起了氿(Korrektur举）杯了（子），来到（第4页）李宗仁夫妇面前喜形于色地向他们敬氿(Korrektur酒），李宗仁愉快地干了一杯。“郭得洁女士干一杯”，刘刚走到郭得洁女士的面前，深切地奉承，郭得洁女士睁眼一看，浑身一战，内心一惊，深色突变，虚汗淋淋，连忙推辞（：“）谢谢付(Korrektur副）会长，我不会喝氿。”刘刚放声大笑，别有用心的说到(Korrektur道）：“一个总统的夫人，连氿都不会喝，简直是笑话，你还是喝下这杯氿吧！这包含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这边李宗仁知道妇人能喝氿，被刘刚劝说有所感动，对妇（夫）人今天的意外举动很生气，他对妇（夫）人说：“今天这怎么啦，这杯氿应该喝下去，看成是中国人民给我们喝的吧！”郭得洁无可奈何，看了爱人一眼，战战惊(Korrektur兢）惊地接过刘刚手中氿杯，靠在咀（Korrektur嘴）边喝了一口，刘刚满意地点了点头喊到(Korrektur道）：“干杯，干杯”，向其它桌上走去。

李宗仁兴致勃勃地和外宾吃着氿，他并没有发现妇人面色苍白，双目失神，腹中似刀绞一般地疼痛，使得她不得不退出宴会到休息室去休息。招待者小刘见到后，到李宗仁面前轻声地说：“郭得洁女士腹中痛得厉害，我已打电话给医院，护士马上就来，你招待一下。”李宗仁听了一惊，刚才好好地怎么病了呢，便离开宴会厅，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休息室，夫人已经奄奄一息了（第5页），几位医生试图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李宗仁绝望地看着她惊呆了。

二. 三朵梅花

嘀……嘀……一辆摩托车飞驰电掣地从广洲(Korrektur州）公安处急(Korrektur疾）驶而来，看那明亮的车灯，刺破寂静的夜空，听那突突的马达声，使人感到空气紧张，从而觉得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触肉（母）惊心的重大案件。

的确，摩托车上的沈处长和几位公安战士是去百货公司检查重大案件的。风校(吹）过公安战士的衣角，吹起了公安战士们的清洁的服装，摩托车准确无谈（误）地停在百货大楼面前，这时宴会已经结束，厅里只剩下几个服务员在打扫餐具。听见进来的脚步声，王道进和王彪走出休息室。只见沈处长来了，便上前和他紧紧握手。沈处长仔细地检查了死者的尸体，摸着死者的咀巴，便得出结论，是否是中毒而死，于是撬开死者的口腔，检查有无毒液残留之中，李宗仁仔细地看了这位处长，约有四十来岁，头发已经发白，中等个子，给人一种沉着老练的印象。

沈处长问王彪：“死者有没有中毒现象。“医生检查说没有。”“是否有病”，“医生检查絲（kurzzeichen丝）毫没有证(Korrektur症）状。”沈处长看了一下李宗仁说：“郭得洁女士在宴会厅上有没有反常现象。（第6页）李宗仁说：“她谢过氿(Korrektur酒），我生气看她免(Korrektur勉）强地喝了一口就放到桌子上，还将氿洒了一地……”沈处长奌（kurzzeichen点）了奌头把新线索记录下来，然后向小刘说：“是哪位在桌上服务？”“是我。”“小刘有什么吗？”

“郭得洁女士在宴会上有什么现象？”

“她开始很高兴，刘付（kurzzeichen副）会长向她敬氿后，她只喝了少量一点氿。”

沈处长到化验室拿上化验用具，喊了公安员进行化验，发现是用美制的202型烈性药药死了郭得洁女士。

沈处长早剩（乘）摩托车回到了公安处，迅速掛(Korrektur挂）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事情经过。

第二天，沈处长很早就来到审问室，准备在周总理给他的限期内提前破案，他坐在审问台上，打开挡(Korrektur档）案柜，取出刘刚的历史资料翻了一下，便放在桌上右手按了一下门铃，门马上开了，小张走了进来，严肃地说：“刘刚服毒自杀了。”

唯一的线索断了。

“报告”电报报务员小燕推门进来，将电报递给沈处长。

电报说：“中央对刘刚的住宿进行了检查，刘刚有一个案，在北京和广洲(Korrektur州）两地公安处检查后，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连派人（第6页）来北京共安部。”

刘刚这个宿舍比其它宿舍扑(Korrektur朴）素的多，其中有三间房子，第一个是普通的小餐厅，第二个是卧室，第三个厨房，房里有个电灶，没有电炉，一检查是部发报机，靠墙还放着一个保险柜，已经生锈，使人认为是一个无用的废品，而且没有锁，也没有任何封锁。沈处长仔细看了以（一）看，认为这个保险柜大有文章可做，便决定带回广州。

保险柜带回广洲(Korrektur州）以后，整了许多办法，可没有一个办法能使其开开，看来，他们和重庆公安处进行了联系，派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有经验的老工人师傅，工作几天，仍旧打不开。这天早上，沈处长刚起来，正在洗脸，小燕子一般风似的从化验室跑了出来，脚刚踏进处长的门就喊：“沈处长，打开了。”沈处长明知什么打开了，却故意装作不知道说：“看你高兴的这个样子，什么打开了。”说话的时候小燕把沈处长的毛巾早已丢进洗脸盆里拉起他就往化验室里跑。“哎，小燕你的让我洗脸呀”，沈处长咀(Korrektur嘴）里这么说，脚下却加快了速度。

化验室里，小张小李和几个公安员，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被打开的保险柜。

（第8页）

“打开了吗？”门处传来了沈处长的声音。

话音刚落，沈处长便走了进来，他紧紧地握住老工人的手，亲切地说：“辛苦了，谢谢。”“有什么可谢的，都是为革命嘛。再说这位姑娘也废(Korrektur费）了不少的神”，老工人谦虚的笑着说。

的确，小燕子为了打保险柜出了不少力，一有空就帮助老工人敲敲打打，一阵笑声后，化验室里又严肃起来，沈处长仔细地看了被打开的保险柜，里面有三个抽屉，抽屉里有暗锁锁着，三个抽屉有六个不同的钥匙，用了两个门没有打开，用了第三个门被打开了，里面同样也有一道铁门，打开后绝绿的壁上贴着三朵3只绒梅花。

“梅花”，小燕子惊奋（讶）地叫了起来，伸手就拿梅花，刚接触到梅花，梅花就烧了起来，她一惊马上缩了回去，但被触动的一朵花已经烧掉完了。

看到了如上的情景，便立即把经过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一会儿，燕子走进来，将一封电报递给了沈处长，总理通知我们把保险柜送到北京。

保险柜安全地到达北京以后，放在中央办公厅的大桌上周围的（第9页）沙发上坐满了人，全国二十几个公安厅奉命来京破案，总理让沈处长把情况谈了一下，同志们听了介绍以后，有的坐在沙发上邹(Korrektur皱）眉紧锁，有的则离开沙发来回踱步。

在这个时候，中共办公厅外面来了一个人，他是四川公安厅的方敏同志。因今天刚到北京，就赶到现场，刚进门一眼就发现了梅花图。他说：“传歌乐山，渣滓洞看见梅花图（。”）重庆市公安谢伟可能有所了解，他向总理汇报以后，总理马上就派专机前往重庆谢处长赴京破案。

四十多岁的谢处长两眼炯炯有神，还有象小伙子一样的美妙，青春，他精神充沛，容光焕发夹着公文包大步走进办公厅。

“谢处长来了，请坐”，几个认识谢处长的老友向他打招呼，谢处长满面笑容，向周围的同行们应酬着，他刚想坐下，屁股还没有挨着沙发，一眼就见了梅花图，面色立刻沉定下来，他眉缝紧锁，心头沉痛地走进办公厅，在坐(Korrektur座）的尤其是认识谢处长的感到惊奇，富有经验的老战友以敏锐的目光看了看老谢，猜测与老谢的经历有关，只是方厅长想的不同，他想老谢可能想到破案心里难过。

（第10页）

老谢走出办公厅以后，给总理马上掛(Korrektur挂）了个电话：“总理吗？您好！我是重庆公安处长，刚到北京和你商量。”

“谢处长，你辛苦了，你马上就来。”

谢处长走进总理办公室坐在总理面前开始说：“总理我要向你谈谈梅花图的来历，那是一九四九年重庆即将解放的事了。

三.欲擒孤(Korrektur故）纵

感到寒意的微风渐渐地驱散了晨雾，远处在晨雾中呈现出起伏的形状，迎着初升的红日，鸟儿清脆地叫着飞向远方，好一幅美丽的风景。远处高大的楼房巍然挺立，金色的阳光洒在荡的招得上，银装净亮的四楼十七号敞开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小伙子，踏着美丽的地毯，一口洁白的大牙，眉目清新，红光满面，胸肌发大(Korrektur达），头发蓬在健美的躯体上，穿着一件绿色锦(Korrektur腈）纶西服，下身穿一条兰(Korrektur蓝）色的精纺凡尼丁长裤，脚上一双皮鞋，闪闪发光。青年点然一只烟，抬起来借窗远眺，苍苍健色的山峰，连锦（绵）起伏，重重迭(Korrektur叠）迭，滚滚长江，嘉陵江面犹如玉岱一般，把古老的山城环绕起来，金色的阳光透出薄云，象条彩莲似的系住着雄伟的江山，上上下下，使山城的晨色相映生辉，青年火热的心陶（第11页）醉了这无观状观。

看着美好的山城、江河，欣赏动人肺腑的美丽景象，青年火热的陶醉了，随着奔腾的江河，心房在激烈的跳动，在那闪耀着光辉的青年人脸上，呈现着本能彩色，青年的双眼湿润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决心让美好的祖国山河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青年想到这里，收回放野的视线，仔细的望着山城的一角，冷落的城市充蒲(Korrektur满）着白色恐怖的气分(Korrektur氛），肮脏的街道上，汽车悲泣的乞讨声，混成一片，街两旁是市民们紧关的门户。一群国民党匪军和美国佬在街上为非作歹，对面传来姑娘的惨叫声。山城是美丽的，但是在国民党的铁蹄的践踏下变成了恐怖凄惨的坟场，肮脏可恶的废虚(Korrektur墟）、灾难深重的难民啊！挣扎在苦难的深渊里，青年看着面前一切目不思赌，心如刀铰(Korrektur绞）。他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使他心头然(Korrektur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这时青年看了手上的表，刚好九点。

“蹬…….蹬…….”青年气（飞）快下楼，穿过街道，让过囚车，走进一条不大显眼的小巷。迎不多远，来了一个老人，年过半百，但身体结实。他（第12页）看青年很自然的从荷包里抽一根烟，喊住青年（：）“先生借火”。正在这时，一群黑狗走出小巷，青年停下来，将点然(Korrektur燃）的烟递给老人。老人把自己的递给了青年就走了，青年看了老人一眼，把手中的烟头狠狠的丢掉，把另一根装进荷包，察看了一眼，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就走了。回到十七号房间，锁上门，展开烟中的纸条，见上面写着（：）

让爹妈享受烟中之福。青年从抽屉中拿出化学药水，用毛笔抹了几点，在纸的背后就显

出字迹来，上面写着：

春风最浓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每日上午九点，不知从什么地方开来，开往何地，驶入城市，你追踪迹，并弄清来路去向。

青年看完后，烧掉纸条，方（放）好药水，沉默下来。第二天早晨，鲜红的太阳从山中露出来，显市(Korrektur示）着它的美丽笑脸，山头上象死猪一样，仍然躺着，市中心的街道上，金发浓眉的青年不到九点钟从楼上下来，若无其事的走着，“嘀……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飞驰而来，青年拨（拔）出烟盒内照相机，准备照相，可小轿车离得很远了

第四天早晨，在前面小轿车通过的地方，每隔五、六、十几天，就有一二个已散步的人，那小轿车从效（郊）外驶进来了，沿着12次路线（第13页）转弯，在重庆一条粉红的花裙子，脚蹬一双发亮的髙根(Korrektur跟）皮鞋，夹着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更加显示了她的漂亮性格，小姐关上车门，走进校里，再看时不知小姐走到那(Korrektur哪）里去了。

四.凡亚和米娜

从此以后，小姐在(Korrektur再）也没有出城了，在也没有影子了。

几天以后，金色美丽的青年心情闷闷不乐地……他想小姐在学校里有什么关係(Korrektur系），便天天徘徊在学校周围，寻找踪迹，仔细地关(Korrektur观）看。

晴空万里，火红的太阳当空照着，偶然有一阵微风吹来，抚摸着青年的脸宠（庞），他只感到一会儿凉快，等风过后，显得比以前更热，他不知不觉的走进了学校的后门，抬头以（Korrektur一）看，后门野草丛生，有座座废虚(Korrektur墟），废虚周围有个坟墓，它被又高又厚的墙围着，青年注意的看了这坟地，对废虚产生了怀疑，他轻

废墟后面有座小院子，大门又破又

的棺材，青年走进房子，发现有

菜，墙上到处是青草，青

定眼一看

（第14页）里面光线暗淡，眼前突然开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葡萄架。那茂盛的叶子如绿色地毯一般盖在葡萄架上盖天铺地。给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柏成了一个理型的凉棚，后面是一金色的房子，那位小姐专心地坐在葡萄架下看小说，心里一阵轻快，她（他）轻轻地退了出来，但回来的途中，她（他）一直思考着如何接近小姐，而又对她对自己产生怀疑。他很明白葡萄架下的女郎不是一般的人物。她那辆神出鬼没的小轿车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我人材出身了。首先会被小姐好感，也会产生爱情的开始，只要我用一种办法，自然会引起她的注意。但是这样未免太冒失了。俗话说，只有藤缠树，那(Korrektur哪）有树缠藤。只要小姐缠我，假如我去缠她，小姐很可能离开废墟跑到别处去。用什么办法呢？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悦耳的猫耳机唱片声送进了他的耳藤。“有了”，青年很快的用拳头打了一下自己的头，于是马上转犹(Korrektur忧）为喜，振作起精神往回走。

第二天，太阳还没有出来，金发男子把自己打扮起来，提一精制的小提琴，来到了山城族馆之下，青年传下面这个地方，他推开三楼四号的两扇玻璃窗，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位小姐，青年打开小（第15页）提琴拉起来。一会儿歌声飞扬似“吓友”的歌声送进云《备中》雾中，琴声很快地驱散了乌云，唤醒了熟睡的太阳。她红着脸慌慌忙忙看了看族馆婉转的琴声娓娓动听，唤醒了雀儿跳跃，引起了鸟儿飞翔。那丛生的野花也翩翩起舞，轻声的歌唱（轻声）青年斜眼看了一下废墟，在葡萄架下，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在那里看了。一次、二次、三次过去了，青年高度的克制自己，用力地把小提琴拉得很动听，可是葡萄架下那位小姐还是那样掩耳不闻。安静地看小说。青年拉着暴怒悲难的曲调……然而，小姐仍然没有看，那(Korrektur哪）怕是看一眼辛苦的琴手，也就打开了小姐心灵的开端。可是不然，青年不得不放下提琴休息，一会他感到非常被动，刚下充沛的精力、旺盛的干劲，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他无可奈何地看了小姐一眼，心想按一般的心里（理）性格，温和漂亮的女人，总是善于动性抒情的，况且她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照理说她比女人更是这样吧，怎么无动于衷呢？难道她的心和别人不一样呢？难道她是听不进的聋子吗？

青年好像没有看见小姐，而现在才突然发现有人似的（第16页）他忙抱谦(Korrektur歉）地说：“小姐，对不起。”

小姐从沙发上站起来，把位置让给青年说：“青春小说”，同时看那青年的长相是那样标致，体态是那样键迈，脸面是那样的漂亮，举止是那样的文雅，就像石头投进河里泛起了阵阵涟漪。小姐浩(Korrektur皓）月的心灵，第一次留下了青年的影子，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位之客。

“这太不好了，你一个在这里工作，我得走了。”青年没有礼貌地谢绝了姑娘的逗留（挽留），提起小提琴就要往外走。

小姐眉头邹(Korrektur皱）起，心里想（：）这个青年怎么的，我长得这么美，多少青年被我弄得神魂颠倒，多少才高的小伙子，也有沿到了边的，可是这青年，我主动招乎(Korrektur呼）他，他却瞧不起我。想到这里，小姐稍动，咀(Korrektur嘴）角现出一絲（kurzzeichen丝）微笑，跑到青年的面前，挡住去路，向青年说：“坐下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任何人。”

青年装作无可奈何地和小姐一起坐在葡萄架下，小姐招呼青年坐下，自己走进书房，从里面拿出椅子坐下，介绍：“我叫米娜。”很明显要对方介绍。

“我叫凡亚”，青年坐在沙发上，把小提琴放在圆桌上。

（第17页）

“凡亚，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在安亭。”“你在重庆干什么？”“爸爸有笔巨薪在这里务为了一幢房子，就在这里的大学。”

小姐眉稍邹(Korrektur皱）了一下，心里更加喜欢这小伙子，真是才貌双全。凡亚挟袖看了一下表，忙立战(Korrektur站）起告别小姐道：“对不起，米娜我马上要去表姐表哥家，表哥有事找我，以后再说。有时间再来看看你，再见！”

五. 表哥表姐

凡亚一去无音讯，米娜望破双眼，总不见凡亚的影子在三楼四号房间出现，少女的心 不安起来，一个姑娘的心，这个姑娘把心藏在深处，她把盛情给一个或两个人，感情是那样深，那么真情啊！小姐的心情越来越不安起来了，心里象激动的浪花折磨着她，使她烦恼，忧虑重重，她深刻地望着凡亚，有时候族馆响起金属声，她总以为是凡亚的提琴声，那本厚厚的小说已经看了五天，也只读了四十几页，这四十页。有的一翻而过，根本没有仔细看过，也没有想过。想忘掉了那青年不去想她（他），可是凡亚的影就无象无形的镜子，把她缠住似的，心房里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第18页）

姑娘想着青年掉着眼泪，太阳下山了，姑娘知道没有青年的影子出现了，也失望地望望山坡的族馆，翻开小说，又无心读下去，突然一阵婉转的歌声从三楼四号房间响起送入米娜的耳里，她马上抬起头来向楼上望去，凡亚正坐在推开的窗前，认真地抱着小提琴，她像海洋上的孤岛见着群岛，像空中的飞燕迂(Korrektur遇）到了群燕，似失明的盲人睁开了双眼，天真的少女再也克制不住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忘记了几天心痛，小姐怕族馆的人注意，借机会递迎接凡亚，躲开人们的视线，走进狭窄的胡同正好凡亚也迎面走来，紧紧地握着米娜的手，他们手拉手的来到葡萄架下，坐好以后，米娜问：“你怎么不来了？”“我到上海去了”，凡亚看着米娜的样子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椅子都准备好了。”

米娜红着脸说：“你走以后，我把椅子和我一直等着你呢？那你想我吧？”青年单刀直入地说。

“你呢，嗯？”米娜问道。“我吗？”凡亚没有直接说下去，看了看（米娜）表连忙调转话题，我已经把你和我告诉了我表姐，她听了后十分高兴，准备和你见面，她今天请客，我差点忘了，我们去吧。轿车已经在外边等着。”

（第19页）

小姐听了以后感到为难起来，心想怎么好不去呢？去吧，妈妈会不会埋怨呢？便说：“你告诉表姐，我谢谢她的好意，我已经用过晚餐了”，米娜推辞到(Korrektur道）。

“谢谢有什么用，难道重庆我唯一的亲人要和你见面都不行吗？我表姐不是一般的人物，她不但看得起你，而且是我们的心意。”

米娜听了凡亚的一片肺腑之言，便说：“好吧，我给妈妈打个电话，叫她把我们的特别小轿车送来”，米娜说完站起来。（“）用不着，米娜，今天是我表姐请客，你这位客人坐主人的车子是这里起码的规矩。（”）

米娜在凡亚身旁，随着轿车的急驶时而紧紧依偎在一起，享受一阵的舒服。轿车终于在后饭店厅(Korrektur停）了下来，站在台阶上的一双夫妇连忙迎接上去：“一路辛苦可爱的小姐”，表姐满面笑容地问候着，一阵美丽的红晕出现在米娜的脸上，她很有礼貌地说：“谢谢表姐的关心。”

<凡亚向表姐介绍了>凡亚应酬了几句，就像表姐介绍了米娜，表姐说：“哎呦，你这位朋友真不错，来来我们拥抱一下”，说着便抱起了米娜。“我说你这个表姐。”表姐这才松手说：“多夸（亏）了你（第20页）提醒我差点忘记了这是在外边，我们马上上楼！”

在四楼中间的客厅里，他们按次入座，开始了一些高级冷饮，由一位长得不错的人服务着，辉煌地大吊灯高悬在客厅中心，柔和的光线散发在精美的天花板上，然后倾斜地射过来，给客厅添了舒服的美色，几个人来回奔走，端来满桌的氿(Korrektur酒）菜，米娜一看，全是良馐美酒，好一桌丰盛的晚餐，

“小姐喝美酒吧！”表姐说着，亲切地给米娜倒上一杯，热情的劝酒，“作表姐准备不足，招待不周，不要客气。”

餐上叙说中，表姐放下筷子笑着说：“凡亚今天我请客，明天是不是看你的手艺去了。”“我”，凡亚为难的叫道：“表姐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这里，又是个男子汉，怎么会做这样的玩艺儿呢？”“哎，聪明能干的表弟，不要这样装务（疯）卖傻了，我就不相信你搞不出饭菜来，不带（管）怎么样，我们明天一定要来，即是(使）你不欢迎，我也要来做个不速之客。”

这时米娜向凡亚投过一个鼓厉(Korrektur励）的眼光，凡亚思考了一下说：“好吧，明天上午九奌（kurzzeichen点）钟准备就餐。”

（第21页）

表哥和表姐把凡亚和米娜送到学校说：“再见。”“再见！”凡亚和米娜走进葡萄架说：“米娜我明天可搞不出来你能帮一下忙吗？”“嗯”，小姐奌（kurzzeichen点）了奌头。“明天上午七奌钟我来，我在市中心左边，再见！”

两人难舍地离开了。

六. 凡亚请客

凡亚的住宅很漂亮，热闹的厨房里炉火熊熊，油锅飘香，显得格外繁忙。凡亚请来了两名高等厨师，飞快的卖力地干着，凡亚把客厅收拾一下，走进厨房看时，正好六奌半，便用手拍了一下肥胖的正在剁肉的厨师道：“师付(Korrektur傅）已经办的差不了吧。（”）厨师奌了奌头，擦了手回去了，这两位厨师是皇后饭店的，凡亚周（围）個（kurzzeichen个）裙，卷起袖子，拿走（起）刀从桌托起块肉干起来。他干了一会，就满头汗，时而在抹板上弄刀，时而在锅边炒菜。

米娜在市中饭店门前停了下来，往前走了几步，往旁边一看，只見（kurzzeichen见）那店漂亮的厨房上，用红纸写着四个金光大字“凡亚之家”。米娜理了理头发，往后看了看黑色的小轿车又不见了，只不过扬起的尘灰还末消失。

米娜扭过头来望着这四个大字，把红纸扯下来，她知道这是凡亚怕她找不到厨房而写的。突然一阵油香扑进米娜（第22页）的鼻子，觉得特别美，香气得到浓好像从来没闻过，米娜没有心思看他的住室的一切，便直接向厨房走，米娜在门口一看热气腾腾，雾气似的蒸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凡亚在锨(Korrektur掀）动锅铲，不是地在围裙上擦着手，菜板上饭（放）满了配好的菜，米娜見（kurzzeichen见）锅里的油已烧热，便从桌上拿起配好的菜，加上料倒进锅里，凡亚吃了惊说：“你来了就好，我这笨手笨脚的不知忙到什么时候。（”）

“你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你打错了算盘，我对着（这）一窍不通。”“米娜你应该把这里当作你家，把自己当作这个家的主人，只要你在，我就好了吧。”

凡亚看了一下表正好八奌了（kurzzeichen点），便放锅铲，对小姐说：“米娜，表哥表姐要来了，我去安排收拾一下。”

“唷……唷……”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凡亚和米娜洗了手，跑进客厅，表哥表姐下車（kurzzeichen车）后，她们马上迎上去，一阵客套，走进客厅，吃了咖啡，便用餐，表姐看了酒菜，吃了一口味到(Korrektur道）很好，连忙赞美到(Korrektur道）：“我这表弟真不错，你家的菜比我家这四十发（岁）的妇道人家还办的好，真是少見的小伙子。”

“表姐不要夸我了，都是米娜的手艺。”

（第23页）

“噢，这姑娘这么能干啊，我这聪明的表弟，真是找到了这样一个好的姑娘。

这时姑娘脸色粉红，心里甜得乐滋滋的，用餐后，用香水毛巾擦了擦手、咀(Korrektur嘴），表姐说：“昨天我请客，今天表弟请客，明天是否小姐请我们呢？“

米娜听了，一层乌云立刻照(Korrektur罩）住了她的脸，做出十为难的样子。不自然地说：“表姐请原谅，我们家境贫穷，母亲有病在身，房子破烂，怎么好一般的饭菜招待贵客呢？”

“哎呀！我们的小姐，哪有这么多的客套话，你表哥表姐从来不谦(Korrektur嫌）贫寒的，只要感情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只要小姐请客，就是两杯冷开水又是怎么样？”

米娜听了摆摆头，脸色十分难看，表姐看了表哥一下，起身告辞临走时强调说：“米娜，我的话说完了，明天一定得请客。”

小姐闷闷不乐地坐在黑色小轿车上，凡亚握住米娜的手时而重重握一下，一路上凡亚再三安慰她，他们走到葡萄架下，米娜招手坐下，便进房拿起电话，凡亚则（侧）耳听，只含含糊糊地听了个明天上午九奌（kurzzeichen点）钟，小姐放下电话，心里突然开朗（第24页）舒畅，满上（心）欢喜地跑了出来，高兴地对凡亚说：“好。明天上九奌（kurzzeichen点）钟请客。”

七.米娜请客

坐着米娜和凡亚的小轿车停在皇后饭店前，米娜和凡亚走下来，表哥和表姐也来了，“表哥表姐好！”，米娜有礼貌地问候着。“好”，“表弟表妹好！”表姐有风趣地说：“我和米娜坐那黑色小轿车，表哥和凡亚坐那绿色的小轿车。”

“都不行今天我请客，必须坐主义（人）的車（kurzzeichen车）”，米娜说。

表姐干脆地向轿车走去，米娜很快地把表姐扶上车，自己坐在司机身旁，轿车在虎（原）野上飞驰地开去，越过小庄向深山驶去。凡亚和表哥注意窗外的一切，突然窗外升起一层乳白色的晨雾，客人什么也看不見（kurzzeichen见）了，但小轿车并没有减速，为什么米娜首先要坐在表姐的身旁，凡亚很想知道雾中的秘密，看小姐做的那种机密，她一定不会让你知道的，轿车终于在凡亚的思考中存（停）了下来，窗外的雾也散了，眼前出现了一座高而且牢固的七层楼。

“表姐我的家到了，下车吧”，米娜说完首先跳下车，一（第26页）眼看見（kurzzeichen见）等在门口的肥胖女人——米娜高声地喊了起来：“妈妈你等急了吧？”

“那(Korrektur哪）里我的好孩子。”妈妈亲切地看着凡亚微笑奌（kurzzeichen点）头。

“妈妈”，米娜介绍说，“这是凡亚，这是表哥表姐。”

“知道了妈妈，知道了，快进屋吧！”

在米娜和母亲的谈话时刻，凡亚把这个地方打量了一下，高入云的山锋象刀一样，直立在左边的一切田制的袋中，如果不是楼前正道进山是出不来的，向前望去，漆黑一团，这座楼房差不多把地占了一半，这天然的屏障，这天然的卫兵，不要个岗哨，只要把前面的山岗守住，这座很平静的楼房是没有一个人进来的，正式这样的楼房没有一个卫兵。米娜的妈妈把走朗（Korrektur廊）当作一个客厅，地上铺上地毯，虽然这是一个不宽、又凉快地地方，但到底是走朗，对客人来说是不礼貌的，看那餐厅各色齐备，突（客）主谈笑风生，表哥表面上很愉快，但心里在考虑这是什么地方，是监狱吗？牢房没有这么漂亮，这里冷静得没有一个人，这么多的房子，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呢？走朗办招待所，怎样才能到这样紧闭的房间里去呢？表哥想了一下，便尽量地吃了起来，不一会他感到心里难道，便翻倒在地（第27页）吐了起来，大家吃了一惊，都不约而同地方下碗筷，米娜的母亲眉头一邹（Korrektur皱），离开席位走到走郎（Korrektur廊）尽头的房间里，小姐本想走开，但是見（kurzzeichen见）凡亚只好硬着头皮，顺手推开房门，拿条花被单盖在弄脏的地毯上，米娜按了一下电铃立即来了几个人把弄脏的地毯拿走了。

“米娜，你表哥真倒霉，头一次做亲戚就这样了，哎！”（“）可能是路上伤了风，让他到休息室去休息一会吧！”表姐为难地说。

米娜奌（kurzzeichen点）了奌头，便帮助表姐把表哥扶了进去，表姐顺手关门，便与小姐再谈。凡是（亚）明白这是给他的信号，他便轻轻地走上楼去推开第一道门，脚过（刚）落地里面高椅突然转过来，一个高头大汉满脸横肉，两眼恶狠狠地瞪着，长长的舌头从里伸出来，凡亚想到这里可能有重要的东西，为了怕时间过长被小姐发现，凡亚便轻轻地走了下楼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正在这时，米娜的母亲，打开门走出来，连忙向客人道谦（Korrektur歉）起来，“对不起，我原有严重的心脏病，見了恶心的东西，要呕吐和心烦，实在对不起，少赔（Korrektur陪）了。”

（“）哎呀！你老人家对我们这样好，办了这么多菜，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老妈再见了。”可是一阵呕吐，客人们迈步进轿车，各就各位（第28页），米娜仍然坐在司机身旁，轿车开动，那些奇怪的雾又出现了，表哥借醉为名，把头靠在米娜的身旁，侧身坐下，抬头让视线透过玻璃，透过白雾看，到处是高楼，监狱的大门口有日本鬼子如美国鬼子在自由散步，真是一步一岗，十步一哨。

八. 接受任务

碧绿的大地啊！微微荡漾，一群美丽的鸽子自由的飞翔，柳条轻轻地飘着，树旁站着个青年，青年对面有位老人，离开不远的地方站着，突然一只鸽子从青年身旁擦过，老人惊喊到（Korrektur道）：“凡亚，抓住那家伙，怎么这样猖狂，该死的东西。”

凡亚摸着隐隐作疼的腮帮点头说：“王书记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那家伙似闪电。”

“凡亚”，老人停下了脚步，扭头来向凡亚，“重庆马上要解放了。蒋家王朝要完蛋了，敌人可能潜伏下来一批特务，以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推翻新中国，重新骑在人民头上。现在我们主要任务是在敌人逃逸之前掌握他们的行动方案，想法弄到潜伏名单”，王书记说到这里说：“凡亚你和姑娘的关系如何。”

（“）很好，她完全把握当做（Korrektur作）自己的爱人，她相信我一定会告诉我。”

（第29页）

王书记说：“米娜毕竟是特務（kurzzeichen务），她比狐狸狡猾的多，你在各方面要想得周到一些，做任何事情都要慎重，以防万一，青年点点头，书记又说：“组织相信你，决定你明天上午九奌（kurzzeichen点）钟动手的方案，我派王波和华南同志配合你，我有事到城（成）都传报所去，事后，你把米娜和司机发给付（Korrektur副）书记带上，马上到华蓥山去找双枪老太婆，迎大军解放重庆，小伙子有困难吗？”

“保证完成任務，放心吧。猛雨过后松更青，狂风过后老更坚，要为祖国献青春，决（Korrektur绝）不为自己多活一天。”青年的誓言气春（冲）山河，奔腾的江水翻起浪博，美丽的彩霞映浮在长江水面上，犹如几朵鲜花，光彩夺目。

九.虎口拔牙

叽查（Korrektur喳）……叽查……凡亚的那棵苹果树上，喜雀欢唱鸟儿兴奋跳了起来，把掛（kurzzeichen挂）满露水珠的苹果树弄得沙沙作响，突然鸟儿惊叫几声离开苹果树，四处飞散。米娜关上車门，望着惊飞的鸟儿，心想，太没胆量了，轿车把它吓成这个样子，这时凡亚抬起头来，微笑着说：“你好。”

“你好”，米娜接着说，并且直接靠在凡亚身边，拉着凡亚的一只手说：“凡亚我妈叫我回去，今天有急事，我们游山玩水的事往后拉一拉吧。”“米娜，（第30页）这是我们想（Korrektur向）往已久的第一次激动人心的计划，我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下午回去好吗？”

“什么事，孩子，你又要赔（Korrektur陪）凡亚玩是不是，好，你下午三奌（kurzzeichen点）钟准备回家去。”

“好，妈妈在电话里同意了。”米娜高兴地跳起来对凡亚说：“好吧，妈妈同意了，叫我下午三奌钟回去。”

他们起了出来，凡亚首先推开车门，坐在司机身旁这时米娜也不着急为了又是凡亚扫兴，因为他们不分你我，再说又是到野外玩，米娜对司机说：“我们上午到什么地方游览，叫凡亚指挥，司机看了凡亚奌了奌头，也放心地想小姐不会找个共产党的朋友，又不回东山，没有什么关系，凡亚很兴奋地坐在司机身旁，对司机奌了奌头，司机踩下油门，轿车就前进了，凡亚时而向米娜说着话，时而看看窗外的野景，时而指着滚滚的长江，汽车在奔驰凡亚兴奋地向米娜指奌着……凡亚是高兴地闪他微微地动着咀（Korrektur嘴）唇，好像在说（：）多美的长江啊！

轿车在凡亚的指奌下向公园急驶而去，公园的绿树阴（Korrektur荫）站着，对提着黑色皮包的夫妇，他们好像在清谈，好像在欣赏风景，凡亚装着没看见，她知道是表哥表姐，米娜是坐在窗边的，她拉开窗帘看了看外边，在轿车转弯时，看到了表姐表哥，惊奇（第31页）地喊着：“行（停）车，行车。”轿车马上停下来，米娜推开车门走了下来，这是表哥表姐也惊喜地转过头来，看见了米娜。

“表哥表姐早晨好！”米娜亲切地和她们握手。

“米娜好”，表姐愉快的说，“你回家了。”

“不，我和凡亚到交（Korrektur郊）外游玩，表姐表哥有事吗？”

“没有，今天礼拜天和表哥的公园现在准备回家吃中午饭了。”不用回去了，你表姐也不用客气了，一道去玩好吧！“

“去就去，反正今天没事。”表姐表哥马上上了車（kurzzeichen点），在米娜的右边，亲切地握手，轿车继续出发，（集中精力）驶入放（郊）外公路，公路面比较破旧，司机两眼盯着公路，集中精力握着方向盘，当轿车驶过一间破房子时，说是（时）迟那时快，凡亚挥起一拳，击中司机闪脑门，司机松开了方向盘倒在一边，与此同时米娜看了一下凡亚，哎呀（咬牙）切齿地走去。

一会儿，汽车驶进了歌乐山，沿途闯过了许多敬礼的岗哨，轿车似闪电一样，车外的树林远远地抛在后面，车外的杀生不断，枪声不绝，表哥表姐注视着，山岗的岗哨林高，国民党特务正在枪杀大批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强盗的罪恶枪声中，高喊（：“）共产党（第32页）万岁，毛主席万岁（”），都英勇地倒在血泊里。

这壮丽严肃的口号声震破了雾云，日（且）看歌乐山的惨景，表哥表姐心如叨（Korrektur刀）咬（Korrektur绞），义愤填胸，眼泪而出，凡亚目视公路上，全档飞速前进。

这时米娜的母亲这个老特务，把楼下的特务喊到四楼收拾东西，有的来回奔跑，撞头碰脑，老特务走进走出去，监视着这些恶棍，如同漏网的狐狸，正在这时我们的轿车闯进，门前停下来的是表哥，他紧握手枪，跑到一楼前外，注意监视掩护凡亚三步并做两步走进虎（Korrektur彪）形大汉的屋子里，飞快地观察了两个房间，他用尽手生力气端下椅子，四周是空空的，椅子转动的铁置土，凡亚按了一下，园（Korrektur圆）柱缩了回去，手一松又起来了，掉下来三把钥匙，说明门是关的，在南面的那扇门，有钥匙口，他用钥匙开了锁，忽然楼梯传来了脚步声，这时凡亚想有表姐表哥枪掩护，他还是仍然开锁，表哥听到脚步声，看见一个女特务，从四楼下来，她是奉老特务的命令来取梅花，表哥站中式客厅闪门后，他发现特务是问中式客厅来的。表哥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式客厅的门后，右边有个房间，里面有把电刀，可以切断梅花图的电源（第33页），梅花图是通以伏的低压电源，用白铁做外罩，切断了电源就会失去了磁场，如果被电源磁场钢条下去接通电源后，各种物件就开始工作。中式客厅里面房间里的两把闸刀，主要是切断梅花图的电源不让他来电，就这样取梅花图，就不会发生断路，同西式客厅里的电路也是相通的，当这个女特务在客厅里走了几步后，表哥就用无声手枪打死了这个女特务，他没有发出响声，表哥怕她不死，又补了一枪，击毙了她，表哥走出来继续掩护。

这是（时）凡亚打开了几扇门，他用钥匙将最后一个门开了以后，发现里面有一个狭窄的房间，打开以后发现了档案柜是用不锈钢做成的，整个房子一片光亮，凡亚看了一下别处，什么也没有，只有第三间屋里有三朵梅花，凡亚把三朵梅花放在规包里关好档案柜，刚跨出门整个房子都响了起来。

哒……哒……各种机械华自动枪立即在三三楼响彻四周，疯狂地扫射起来，表哥为掩护他冲出去，凡亚风一般地跑回汽车，全速驶向重庆，这时正在烧举的厨师拔出手枪冲出来，啪……表哥连发三枪打死了这三个特务，她（他）中弹倒在血泊中。表哥冲上四楼大喊一声，举起手枪，射击，（第34页）不提防特务从后面出来，表哥没有发现，他英勇顽强，打死了一部分敌人，自己也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老特务又放了一枪，咬了咬牙，拿起电话通知摩托他不对立即跟踪追击十轿车。

十.得而复始（Korrektur失）

“最后敌人是怎样追上呢？”总理问。谢处长答到（Korrektur道）“离开歌乐山，我知道敌人可能追上来，便把小汽车开到前面悬崖，自己爬上公路，来到那间破房子里，把三朵梅花交给刘书记上了华宝山。谢处长说过话，端走（起）茶杯“吐……”地喝了几口水，“那三朵梅花怎么样呢？”总理问。

晚上刘书记亲自放开司机和米娜，把他们关在没有窗子的屋子里，四周派民兵守着，准备第二天送往成都，米娜天黑后，取出后跟皮鞋下的钉眼，拿出电台，向老特务发了报，不到几十分钟，敌出动了汽车，包围了不大的予（茅）草房，在激烈的战斗中，民兵寡不敌众，全部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三朵梅花，又重新落在敌人手里，米娜和特务司机乘车向歌乐山去了。

“王书记呢？”总理说。“抗美援朝的时候，王书记在志愿军二师当政委，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谢处长深痛地说。

（第35页）

“米娜的下落你知道吗？”“我想她可能潜伏下来了，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谢处长，我听你破案有两下子，这次我决定让你同广州的沈处长一起破案，搞清梅花图到来历有什么用处，上面有些什么东西。

（“）绝不辜负党的期望和信任”，谢处长站起来，整了整帽子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总理站了起来，“从那（Korrektur哪）里着手？”“我明天同浓（沈）处长，坐飞机到广州在到刘刚家里看看，检查一下有没线索。”

“好，我等着你们的胜利的消息，并给你们一致特别通行证。”

十一.一具女尸

一轮白色的轿车在刘刚的门前停了下来，谢处长和沈处长和小燕子先下车来，小燕子打开锁，走进厨房，屋内一片杂乱，刘刚的日用品满地掉着，沈处长观察了以（Korrektur一）下，警觉地问小燕子：“我走了以后，你们到这里来过没有？”

“没有来过“，小燕子回答到（Korrektur道）。

（第36页）

沈处长眉头一邹（Korrektur道）说：“这说明敌人已经来过了，并拿去了他们所需用的东西。”谢处长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他们看到打破的玻璃旁边的钉子上发现了一块布条，谢处长拿起布条眉头展开来说：“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脚印和布条的线索……”

这时门处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公安员小刘来到了他们的面前：（“）报告处长在广州公园发现一具女尸。”“走我们去看看此案与女户（尸）必定有关”，谢处长把布条交给了小燕子，并叫他把照片放大，小燕子锁好门会公安局去了。”

半袋烟的工夫，车子驶进公园，沈处长领小张、小李放哨站岗，不准任何人进去，民警立即把他们带到现场在清闲的湖边躺着一个女户（尸），微风吹着他的头发，抚摸着她美丽的面孔，她的裤子脚被扯破了，双脚叉开，两位处长认真地检查了女尸的的任何伤痕。

“我看凶手强奸她，因見（kurzzeichen见）有人就把她卡（Korrektur掐）死了。”沈处长说。谢处长没有表明他的态度，他察看了扯破的地方，果断地说：“不，敌人在做假现象，让我们把这件案子当一般的案子来处（第37页）理，我们先检查一下现场的脚印，沈处长利小琴（？）三人仔细地看了看花园的四周的脚印，在一堆堆给花单上肥的肥料上发现一个和刘刚家同样的脚印，他马上肯定这家伙在刘刚家偷东西，被这个妇女发现了，为了灭口，卡（Korrektur掐）死这个妇女。为了弄清这个妇女是谁，他们请来了街道负责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看了女户（尸），对谢处长说：“同志，没有错，这被害者是寡妇，叫黄云秀，家中有个孩子叫小红，已经五岁，住人民路22号，谢处长把这些情况记在公安夹上，并招听一民兵，要保护小红的安全把她带到公安局。

十二.你被捕了

广州公安局审问室里，小红在抽泣，谢处长抱着她坐椅子上哄她：“小红，你是毛主席好孩子，别哭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呢？（”）小红停止了哭声答道：“我有个舅舅叫黄运锋，他很疼爱我，”谢处长对小张说：“你去把205号的黄运锋叫到这里来，把小红交给小燕，不到十分钟，门外响起了小张的报告声，谢处长一看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看就知道是黄云锋（秀）的弟弟，谢处长从头到脚，把这个小伙子打量了一番，然后轻声的对小张说：”在审讯室的过道上放一把石灰，谢处长，（第38页）来到黄运锋身边：“你姐姐左（昨）天被人杀害了。”说完便用锐利的目光盯着黄云锋：“啊”，黄云锋大吃一惊，愤怒地说：“是谁这样狠毒，我揪住他，非叫他死了不可，走去看看可怜的姐姐”，说完站起来。

谢处长按住他说：“你不要去，过几天我会叫你看的，你现在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

“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希望尽快地抓住凶手，严加惩处，另外，我姐姐的孩子小红，我把她带回去抚养”，黄云锋说。

谢处长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心明眼亮，任何狡猾的敌人都逃不出人民的天罗地网，关于小红，你可以带回去，一切津贴我们负责。”

谢处长来到小燕的屋里，找到小红对他说：“小红听话，舅舅无论给你什么，你都不要吃，长大给你妈妈报仇。（”）谢处长等黄云锋领走小红，忙令两个战士，随后跟出，保护小红，如果发现有什么可疑迹象就马上逮捕他。

小燕拿着照象（Korrektur相）机，将在原地上的脚印拍了下来，黄云锋把小红带到一家饭店后，问小红：“你吃面条吗？”小红摇摇头。（第39页）他们又来到一家糖果店，黄云锋买了一斤糖果，拿了几颗给小红，小红想起谢处长的话，没有伸手，正在这时两个青年吵架打起来了，一下子撞在黄云锋的身上，把糖果打落在地上，黄云锋放下小红就去拾糖，但已经来不及了，其中一个青年把糖果拾起来放进口袋里，黄云锋知道不好，另一个青年拿出一张被捕证，严肃地说：“你被捕了。”

十三.审问室里

在审问室里，谢处长沈处长威风凛凛地坐在审问台上，小燕子拿住钢笔在旁边准备记录。

沈处长一按电铃，小张小李同时进来，严肃地等待命令，“把犯人带进来。”

“是。”小张小李把上了手铐的黄云锋带进来，令他坐在审问台下。

“黄云锋，党的政策你懂吗？”谢处长刺刀一样的眼睛盯着黄云锋，黄云锋低下了头。

“你翻进刘刚的家干什什么？”谢处长单刀直入地问。“没有没有”。

（第40页）

“不承认是没有好处的，我问你，你身上的衣服是怎么破的，难到不是窗构（Korrektur钩）刮破的吗？”

“我是……我是在……”

谢处长拿出布条来，正好合在刮破的口子上，黄云锋顿时脸色大变，谢处长又一次说明党的政策：“只要你老实交代承认错误，彻底交待坦白，重新做人，我们是给出路的。（”）

十四.书记一家

深夜，月亮慢慢地在天空中穿云而去，又奔进了红星，黄云锋与往常一样，又去余书记家将报晚班生产情况。

虽然已经很深了，但余书记家还是敞开着，他想这可能是为他来而特意开着的。他没有惊动任何人，轻轻地推开余书记的卧室走进去，座（Korrektur坐）在一张椅子上，他知道余书记还没有回来，刚坐下，余书记的蚊帐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陶天大哭声，越来越凶，咀（Korrektur嘴）里还大声地喊着：（“）黄云锋强奸我了。（”）黄云锋一听不好，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余书记的母亲来了，一把抓住黄云锋，要他去公安局，她一抓一下子把黄云锋的裤带抓断了，黄云峰气得不行，只有一手抓住裤子，真是有苦难咽（言）。（第41页）这是（时）余书记从外面回来了，她见母亲抓住黄云锋，黄云锋拉着裤子，女儿的哭声叫天叫地，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忙去劝她女儿。

“妈妈我完了，一切都完了，黄云锋强奸我了。”

“哎，女儿呀！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你年纪轻轻的，又上大学，再说黄云锋这孩子也不错，只要不吵出去，你们成亲也是很好的吗！”黄云锋听了余书记的话，心里一阵激动，热泪盈眶的说：“余书记，我忘不了你的恩呀！”

余书记在美丽的枕头下拿了一根皮带，给黄云锋：“快把裤子穿好，我们到客厅里去谈谈（。”）她妈劝回去以后，这才把黄云锋带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说：“云锋，你知道吗？你强奸了一个书记的女儿，一定要判十几年徒型（Korrektur刑），再说，你从监狱里出来也是不光彩的，那时你身败名裂，永远也洗不尽了，就带一般的工作也找不到，我知道你和美琴的事，我看你们还是结婚了好。”

黄云锋听到这里悲喜交加，能找到这样个漂亮的大学生，多么幸福啊！不过她现在读书，明年才能毕业，会不会是她与别人发生关系，向我身上推呢？如果是这样……”

只听余书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看看如何，（第42页）变化呢？依我看，你们还是结了婚好。“

黄云锋心潮很乱，侥幸和怀疑，便答应了余书记的要求。

这时余书记突然转了话题，向黄云锋道：“刘刚家你认识吗。”

“认得”，黄云锋答道。

“我有一套斩（Korrektur崭）新的衣服在他家中，在衣服的口袋里装着一个并从美国代（Korrektur带）回来的特别避孕套，这对你们今后是会有好处的。”说着看了看黄云锋低头思着，没有回答余书记的话。

“其实，你不用想心，去時你要翻窗而入，如果让公安局知道了你就是偷东西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瓶药，对你和美琴是有用的啊！”这时黄云锋的脑子里比较清醒了一些，他想了想就答应了。

黄云锋很快的来到了刘刚的家，往四处看了看，发现没有什么动静，就击破旧窗户上的一块玻璃，翻跳进去，里面很乱，东西乱遭遭的放着，黄云锋借日亮光的一线光亮，终于找到了这件衣服，往口袋里摸了一下，真的有一个瓶子，他来不及仔细看，把衣服往挂（腋）下一挟，以原路出来了，不小心被玻璃钩破了一条，但由于心意乱，他自己却没有发现。

（第43页）

正好他跳窗子的时候，一个青年妇女从这里路过，他听到响声，往屋里看见有一个人从窗口跳了出来，他知道这肯定不是好人，紧赶两步一把抓住黄云峰的肩头，此刻黄云锋双脚一哆嗦，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姐姐黄云香，他的弟弟黄云锋，但是他并没有松手，她严肃地说：“你要干什么？”

“姐姐，我想进去拿东西。”

“这是特务的房子，你进去一定干坏事。”

“不，姐姐，我的确是没有……”

“不去，不能原谅你去，到公安局去。”

黄云锋赶（Korrektur感）到事情不好，心想高到如今这等地步，在（Korrektur再）讲也是无用的，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到公安局也没有我黄云锋的好处，于是脸上露出了凶气，胳膊一抡，挣脱了姐姐的手，猛上去，牢牢的卡住了她的咽喉。

卡（Korrektur掐）死姐姐以后，他把她拖起来，把衣服往肩上一搭，直往公园走去，他把姐姐的户（尸）体放在湖边的草地上，临走时，撕破了他的裤脚，黄云锋慌忙地回到余书记（第44页）家中，把衣服交给了余书记。

余书记问他在刘刚家里有没有发生意外的情况，黄云锋把姐姐的事情告诉了他。

余书记说：“你姐姐家里的孩子一定会给公安局反映情况，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现在你唯一的办法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你姐姐的孩子小红干掉，才能灭口“，说完走进屋去，拿来糖型定时炸弹，交给黄云锋，“给，拿去！”

十五.决战

黄云锋交待完了，谢处长一挥手“带下去”。

小张马上把黄云锋带下去了。谢处长对小李说：“马上到205工厂。”“是，”小李迈步出去了，十五分钟以后，一辆光滑车驶入205厂，在余书记的家门口停了下来，沈处长、谢处长和小李从车上跳下来。

这时，余书记的妈妈正在院子里扫院子，听到汽车在门口停下，回过头，正好和谢处长，打了个照面，她一转身正要准备往屋子里去，谢处长抢前一步，用手枪逼住她，厉声说：“举起手来，你被捕了！”小李马上给她上了手铐。

（第45页）

谢、沈两位处长马上进到余书记屋里，但是屋里除了正常的摆设外，一奌（kurzzeichen点）动静也没有，一奌可疑的东西也没有发现。余书记还没有回来，于是就在屋里搜了起来。

他们在余书记的枕头下面发现黄云锋偷来的那件崭新的衣服一看，原来是一件军衣，谢处长伸手往口袋里一摸，但是瓶子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正好余书记回到了家里，一进门，看到带着手铐的母亲，便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装着一付（Korrektur掐）不明不知样子，走到妈妈跟前，若无其事地说道：“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在屋子里，二位处长听到声音，知道是谁回来了，谢处长，紧握手枪，急（Korrektur疾）步闯了出去，正好与余书记目光相对。“啊，凡亚”，余书记惊叫一声，右手很快伸进裤袋，企图强杀谢处长灭口。在谢处长身旁的沈处长，眼明手快，一把上去，推了谢处长一下，但是枪已响了，子弹穿过沈处长的脚，沈处长应声倒地下，未等发第二枪，小李赶上去，使劲夺了余书记的枪，谢处长用手枪逼着她说：“米娜，你已经被捕了。”（第46页）小李给她袋（Korrektur带）上手铐。

谢处长对小李说：“你在这里等着美琴，我先把沈处长和她们送到公安局。”他们把沈处长抬上车，把两个特务推上车。谢处长讽刺的对特务说：“走吧米娜，到我家去，今天我请客。”

小汽车飞快的奔驰着。

回到公安局，谢处长立即派人把沈处长送到医院。招呼小燕子拿过前（剪）刀，他们把衣服的衣缝都把（打）开来检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的地方，最后在第三个扣子的反面，发现了三朵很好的绒织梅花。

谢处长把衣服交给小燕子说：“拿到化验室化验一下。”

“是”，小燕子拿起衣服去了。

这时小张走进来，谢处长问情况怎么样，刚才军医医院来电话说：“沈处长身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正在输血，生命没有危险。”小张说：

“小李准备提黄云锋，我要审问。”

（第47页）

“是”，小张跑了出来。

在审问室里，黄云锋是缩地坐在台下。

“黄云锋，现在我问你……”

“嗯嗯，只要我知道到的，我就坦白。”黄云锋能没有等谢处长说完，就连忙表自己。

“好吧，我问你，经常到余书记家里去的是谁？”

“是个医生。”“在什么地方工作？”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好吧，把他带下去”，转身对小张说。半个小时以候（Korrektur后），一辆小汽车在市人民医院停下来，小张走了下来，经（Korrektur径）直往医院里面走去。

那位老中医师，这时正忙着给病人看病，门声一响，抬起头来看到两位公安战士，挺立在面前，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她，慌忙站起来，倒退两步，把手伸进口袋。

“不许动，举起手来！”谢处长高声喝到（Korrektur道），手枪对着她，小张箭步冲上去，搜出她口袋里的手枪。给她戴上了手铐。谢处长逼近一步说：“医生，你被捕了。”（第48页）

他们坐上小汽车，飞快的驰向公安局。

十六.胜利

把医生带到公安局后，谢处长、小燕、小张他们三个人马上来到了医生家里，经过检查发现一条与余书记家里衣服一样的崭新军裤，在军裤扣子后面同样有三朵梅花，并在腰带下发现挂着一只小瓶子，里面装着黄色药粉。

谢处长把瓶子拿下来，用小刀子撬开了瓶子的密封口，把药粉洒一奌（kurzzeichen点）在花上，顿时梅花上出现了很小的字迹，王光美郭得清。

（“）啊，王光美是特务（”），小燕子不由得叫了起来。谢处长叫小燕子把药粉瓶子封好袋（Korrektur带）上，和梅花一并带回公安局，谢处长马上用电报向总理汇报了详细情况。

首都——北京，国务院办公室的灯火通明，周总理还在工作，电报员小刘拿着电报走进来，她把电报递给总理，总理一看电报是（：）梅花案已破，王光美郭得清是特务，具体情况来京详谈。“总理看完电报（第49页）露出了胜利的笑容，走向电话机摇了摇说：“毛主席，我们已经获一重大案件，明天我到你处口头汇报，祝你晚安。”

（“）总理，边防部队电报”，小刘又拿着电报走来，总理接过电报一看，电报写着：“我边防部在今凌晨二奌（kurzzeichen点）击毙越境偷逃的特务，从身上搜出布梅花图一张，可能事关重大，准备送京。

总理看后，对小刘说：“马上回电，边防部队，要他们用专机把梅花送广州公安处谢处长那里。”“是”，小刘答应着。

（“）另外在（Korrektur再）电告广州谢处长，要他弄清情况，马上回电。（”）

“好”，小刘应声快步走出办公室。

这时，天已微明，东方紫阳满容，彩霞万朵，给首都北京披上了一件美丽的新装。

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新的一天的飞跃。

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里，谢处长接到边防部队的梅花图案，用同样的办法使梅花上显出字形。（第50页）王郭他们已准备二十三奌（kurzzeichen点）行动，烧掉中南海，谢处长看完后连忙走向发报室。

总理梅花图已查清，他们准备二十三点总行动炸掉中南海，我们要抓住王光美，保卫中南海，保卫毛主席。

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要保卫毛主席，敌人一定跑不了的，好吧，详细情况，你明天来回（汇）报。

总理马上派人把王光美监视起来，并做了具体的计划和按（Korrektur安）排。

尾声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给大地涂上了一层金色，风景美丽的广州市在金色的阳光来给下更是显得美丽可爱，白云机场上小张、小李、小燕子他们飞送别谢处长。

谢处长，请你代表我们问毛主席问好，我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谢处长和人们热烈握手走向专机向人们（第51页）招手致意——告别，飞机起飞了，人们的视线和随着飞机的高升，被引向很远——很远——一直飞到北京城啊！

一群鹰跟在飞机的后面慢地消失了。

完